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Shi Ji Wen Xue
Zhi Xing Cong Shu

小说集

想像中的风景

谢挺群

21

花 文 艺 丛 书

顾问 冰 心

编审委员会

主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韧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林 莽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薛炎文

委员 甘以雯 朱晓岭 李小慧 鲁朝晖

总 序

袁 鹰

编好 1997 - 1998 年卷十二本作品送交出版社的时候，我们有不同于往年的兴奋和喜悦心情。

这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是极不平凡的年月。

1997 年的 7 月 1 日凌晨，香港回归，五星红旗第一次在祖国的香港上空冉冉升起，华夏儿女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和追求。这一年的 9 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全国各族人民跨入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奏响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向 21 世纪豪迈进军的号角。

在我们繁花似锦的文学园圃里，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年月。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继十二年前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作协“五大”又一次成为团结全国作家拿起手中的笔以优秀作品迎接新时代新世纪的动员会和誓师会。随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单项奖相继举行，评定了一批优秀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和翻译作品,显示了近些年来文学创作的高水平和新成就。在这期间又相继举行了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创作会议,以文会友,以会促文,交流心得,相互切磋,对推动创作无疑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青年作家们的聚会,让我们感受到一阵新鲜气息扑面而来。青年作者队伍从来是充满生机的新军,不仅有最强烈的时代开拓精神和艺术创新意识,而且有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是发展和繁荣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值得称颂的是一批有志气有见识的青年作家们在提高自己充实自己的过程中,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净化和升华自己的认识和心灵,青年作家关仁山在创作座谈会上说过这么几句话:“我们无法避开认识时代和认识生活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伟大的时代?时代变革的辉煌值不值得用文学去表现?一个作家需要将社会的话题和时代的话题转换为自己的话题和文学的话题。选择现实题材,除了个人熟悉、感受和兴趣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时代的感召和责任。”当然,我们不会再去走“题材决定”论的老路,任何作品的价值从来并不取决于题材,而在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深度和艺术功力。但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作者,实在没有理由不尽自己的全部心力去描绘和展现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去为伟大的时代歌唱。

从我们所从事的《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工作中,可以得到生动的印证。本丛书自 1994 年开始问世,至 1996 年,每年一卷;1997、1998 两年为编辑和出版发行的顺利进

行,合为一卷。五年四卷,共推出五十二位作者的五十部作品。不敢说是蔚为大观,但是确实可称成绩斐然。在反复酝酿认真评定这一卷的过程中,评审委员会同人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和认识:眼前这十二部作品,比起过去三卷,在总体水平上可以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文学事业在发展,作家水平在提高,年轻作者们在把握时代脉搏和表现现实生活方面,都有新的开掘。我们明显地看到、体会到了他们的脚印,因而分外感到喜悦。在艺术手法上,我们也看到有的作者不满于前人嚼过的馍而孜孜致力于自己的尝试和探索。尽管种种努力可能尚有待于总结和提高,但作者摒弃老路,锐意进取并且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我们这些混迹于京城文学圈内的人,时常遇到有些未必算得上真正的精品佳作却被炒得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因而不免感到上当受骗的场面,这种时候,就会想起那些远避尘嚣,安于寂寞而默默地埋头耕耘的年轻作者们,对他们那种不慕短暂浮名、不求一时红火、也不热衷于形形色色旗号的沉稳心气深致敬意。从那一部部洋溢着生活气息、刻意求精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股股幽泉在涌动,一簇簇地火在燃烧。他们的身上,显示着无穷的潜力和无限的希望。前三年列名本丛书的四十位作者中,大部分人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行,各自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奉献出新的果实。青年诗人沈苇和辛茹以他们名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诗集《在瞬间逗留》和《寻觅光荣》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殊荣。这些喜讯,使我们在欣喜的同时,不止一次想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谚,我们愿以这质朴的真理与青年

文学同道共勉。

21 世纪计日可待，仰望苍穹，群星闪烁，心中怦怦然难以平静，仿佛又听到常在晚会上响起的一首歌：

你是一颗星，
我是一颗星，
编织祖国又一个黎明……

序

缪俊杰

贵州青年作家谢挺的小说集《想像中的风景》，被列入“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我们对这位崭露头角、颇有才华的文学新人表示祝贺。

中国自七十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文学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空前繁荣，作家和艺术家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束缚艺术生产力的精神枷锁和自身的心理负担，在文学创作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不仅使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再度辉煌，而且出现了多种文学流派，使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呈现出色彩斑斓、多姿多彩的新面貌。什么现实主义深化、心理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文化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都市文学、新历史小说、新体验小说、现代派、先锋派、后现代派、现实主义新冲击波，等等，相继登场。这种多元发展的趋向，使我国作家有了从多方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也使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充满着生机，展现出夺目的光彩。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我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正在崛起的新潮文学，必将取代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不太赞成这种说法。觉得“转型”、“取代”这种说法不够确切，不太符合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事实。我们知道，文学本身是丰富而复杂的。每个时期的文学都呈现出气象万千、色彩斑斓的局面，很难用一种什么“型”来概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必然使文学艺术也来一个“转型”。我们的文学过去是什么“型”，现在要转向什么“型”呢？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说清楚。至于“取代”也不太可能。许多作家突破过去的一些创作模式和创作方法，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但同时，在文学园地里，也还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守望者”，有些年轻作家也并不摒弃现实主义传统，正在以文学创作的实绩形成一股“现实主义新冲击波”。谁“取代”谁呢？也很难说清楚。因此，与其说“转型”、“取代”，不如说我们的文学正在从比较单一走向多元发展的轨道，使文学变得更加无拘无束，色彩斑斓。

面对着我国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我国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报刊编辑以及各种评奖活动的评委们，都采取了更加开放的和宽容的态度，选择各种思想内容、风格流派甚至价值取向都有差异的作品进入发表、出版甚至获奖的行列。由 20 多位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的“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会，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从不同的题材领域、不同风格流派、甚至是不同地域的角度，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艺术成就较高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作为“文

学之星”推出，以期他们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有更大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同其他被称为“晚生代”的作家一样，生于 1966 年的谢挺，在文学创作上走的也是一条新的探索的道路。他的小说同我们所习惯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他把审美目标定位于当下青年人的生活形态和生存状态的描述上，大多是讲述大学生或其他阶层的青年男女的生存状态的故事，从 1990 年发表的《垠》到 1997 年末的《我们的儿子》，这十几篇作品，写男女青年的生活流程乃至生命的流程，都不着意于提炼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写性爱故事，但不探求性爱的多维性和爱情的崇高永恒意义。他写云贵一带中等城市里青年男女的交往、友谊、爱情、婚姻生活，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和平常的纠葛，但仔细阅读，作家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在随意性和浅层性的描写中，有不少篇章展示了生活的沉重、严峻，吐露出某些令人思索的内涵。如《晚冬》、《寻找刘云的日子》、《想像中的风景》、《手腕上的第四个烟头烙的疤》、《故事》、《我们的儿子》等，篇幅不长，但写得也颇有趣味，在作者个性的语言和特定角度的叙述中，表现出某种活力和青春的气息。作者有很好的想像力、叙事能力，显示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才气。

作家的题材取向、风格追求甚至是价值判断上，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追求。但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却是与作家所提供的生活的信息量、人格思考深度和艺术表现力度相联系的。比如同是表现都市生活，同是表现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作家如何跟踪和展示物质时代对人性的扭曲

过程；如何表现人们的生存理想和诗意情怀在经济利益的重新瓜分中逐渐消解的状况；如何描述知识分子为追逐实利而告别人文操守和文化良知的心灵轨迹；如何描写生活困顿中的青年男女的性爱性欲的追求，等等，作家的生活功底、思考深度和表现力度是可以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不勉强每个作家应该怎样去写，但却期望作家在他所选择的题材领域和艺术手法中，花更大的力气，使作品更厚实、更凝练，更有深度。我们期望包括谢挺在内的青年文友们今后有更引人注目的、更具厚度的力作问世。

1998 年 5 月 12 日

目 录

序	缪俊杰 (1)
想像中的风景	(1)
寻找刘云的日子	(43)
手腕上第四个烟头烙的疤	(66)
晚冬	(87)
不是我不明白	(107)
故事	(127)
杨花飞	(135)
有水之梦	(156)
谁把谁降临到大地上	(171)
攻城	(188)
自由的实验	(201)
火马	(216)
灰蜻蜓	(234)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_____

我们的儿子	(246)
垠	(262)
劫杀	(278)

想像中的风景

子彤和小君的认识是从那张照片开始的。当时小君的照片正挂在林水巷口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照片上霞光映照，小君就像一位真正的明星那样和所有参观她的人对视着。

后来小君告诉子彤说她拍这张像的那天心情实际上非常糟糕，她刚和新来的小出纳为点小事吵了一架。正当她在那里欲哭无泪时，几个劝架的女友把她带出了工厂。

小君跟着女友们在大街上七拐八绕，等她反应过来，发现已经站在那家专拍明星照的照相馆里。事先谁都没有料到小君会照得那么好，小君自己也没有料到。轮到小君时，小君死活不肯上前。几位女友连推带拉把她送到那堆很陈旧的绒垫上坐好。小君老实巴交地坐着，怎么坐都显得不自在。摄影灯亮时，小君吓了一跳，旁边的女友拼命地逗她笑，又拼命教她摆姿势，逗得小君和她们一样笑成一团，姿势最后是摄影师选定的，有些忸怩作态。小君非常紧张，可

结果偏偏这么好。

小君记得取像片时,几位女友都敌意地沉默,接着她们几乎同时说明星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任何人都可以。鉴于这种理由,几位女友又各自补照了一张,结果每个人的缺点都被无情地夸张了一下。

那张像片被照相馆挂在橱窗的正中间,周围是一些同样被照得很艳的但不及小君漂亮的女孩。

小君经常到林水巷口那家照相馆走一走,看到很多人正在橱窗前欣赏她,小君很快活,偶尔他们中也会有人瞟一眼小君,但很快他又转去欣赏橱窗里的小君,他不知道小君和橱窗里的“小君”是一个人。小君因此又有些伤心。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子彤,子彤第一眼便认出小君就是橱窗里的那个女人。小君这时候看上去有些惘然若失,这一神情与照片上的欢畅明显地不同。子彤不能肯定是不是这种反差使他产生了迷惑,他的喉头发干,心脏也开始乱跳起来。

除了子彤,橱窗前没有人知道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正从他们身后悄悄地走过去。对他们来说,小君只是一个穿着黑衣,手腕上有一道伤疤的女人。

这是一个小城,狭小的环境里流淌的是一种单调和频繁重复的生活,在街上闲逛的人想不重逢是不可能的。这样,子彤很容易又在第二天或第三天黄昏的时候遇到了小君,子彤于是开始跟踪,两回三回,或者更多。但仅此而已,子彤一直找不到结识小君的好办法。张口喊人未免唐突,好几次就在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子彤嘴里唇齿间翻滚的

“喂”字都被他怯懦地咽了回去，然后他转过身，眼睁睁地看着小君越走越远。子彤有些力不从心，小君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除了继续跟踪，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机会终于来了。可以想像子彤挤进那堆围聚的人群里，那是在西门桥上，子彤站到小君的对面，他发现小君作为一名旁观者与其他看热闹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小君没有周围那些人幸灾乐祸的神情，她脸上流露的是关切和紧张，这一点使子彤受到鼓舞。这是一对夫妻争吵引起的围观：丈夫有了外遇，妻子撕破脸面在大街上撒泼。女人一手揪住男人的衣领，嘴里喷吐着唾沫和下流话，男人说，你信不信？子彤这时候想引起小君的注意，他接口说，不信！有人看他，更多的人笑了起来。小君也跟着笑，她因此看了子彤一眼，这一眼很普通，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子彤感觉到了。所以子彤没有笑，他分开人群，挤到那一对夫妻面前。子彤说，要打架是不是？到防暴队去打。子彤说他是防暴队的。围观的人呆愣愣地等着事态的发展。那个男人赶忙解释是家务事，女人放开她丈夫也说是家务事，子彤说家务事就回家去解决。那一对男女立即松了口气，相互拉扯着从人群中挤出去。围观的人逐渐散开，子彤发现这时候，小君正用一种敬佩的目光凝望着他。

小君那天没事，她从东面来到西面去，与同样没事的子彤相遇了。小君望着子彤，脸上隐隐地露出一丝笑意，子彤说，我好像见过你，小君神色一振，说，是吗？小君有些不信，她歪着头，脸上的兴奋绽然而开。在她身后正是那轮渐渐

坠落的太阳，子彤看见小君耳朵上两只玻璃耳珠像两颗露水一样清翠欲滴，他忽然觉得这世界生动起来。

照片是接下来的话题，子彤说他对那张照片的印象极深，他几乎一下子就把小君认了出来。小君神采飞扬地说，真的呀？

可以想像这时候小君的激动。女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多半把握不定，她们心里盘算的总是如何给对方这种赞美以最好的报偿，更何况子彤的赞美是唯一的。接下来子彤说要请小君吃饭，这无疑是锦上添花，子彤的形象更加完美了。很自然小君就向子彤发出了邀请。

小君住在城西沿河堤修造的一片简陋的住房里。那个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叫作野猫井。

野猫井再往上是一片被称作望城坡的高地，望城坡自划为新住宅区以后，短短几年间上百栋高楼已经耸然立起，高楼里每天产生的污秽液没日没夜地沿一条小沟放入河中。这条小沟离小君家不远，沟水阴腥臭湿的气味时常飘进小君家里。

很明显的是子彤应当知道一些关于野猫井的掌故。但他只听说旧社会野猫井曾一度是极其热闹的红灯区，居住在这里的不少人家与那段不甚干净的历史有联系。再就是眼下本市一家如日中天的房屋开发公司已经圈定了这块地皮，也许不久就将开始卖单。

那天晚上子彤睡在小君的床上，他和小君一起睡在那股霉烂阴湿的气味里，气味犹如风向一样捉摸不定，起先子

彤几乎无法忍受,后来就什么也不觉得了。

那一段时间很短,也可能很长,谁也不太清楚。

灯被重新打开了,随着灯线那一声嘀嗒,房间里的一切都从黑暗中跳了出来。灯光亮得有些晃眼,更主要的是这时候他们忽然间都有些陌生,小君和子彤都低下头,不敢去碰对方的眼睛。后来子彤穿了条裤衩起来喝水,他光着脚,噤噤地跑到桌子边,才发觉自己的手心里湿漉漉的。

这时候小君蜷缩在床角,身上随意地披了条毛巾被,脑袋埋在里面,露出两只肩膀不停地动。这一切子彤都看在眼里,他有些不理解。事实上从一开始子彤就有些不理解,小君坚硬的骨骼几乎直接硌着他,这种坚硬从一开始就被小君的不合作强调了一下。子彤因此心慌意乱,但自始至终子彤对小君都没有什么歉意可言。

子彤抓起一杯陈茶咕咚咕咚喝得很响,过了会儿,子彤问小君要不要,要不要水?得不到回答子彤只好自顾自喝下去,眼睛却一刻没有离开过小君。后来小君忽然间抬起头,眼睛和子彤的眼锋撞上了,又赶紧低下头去。

小君脸上湿漉漉的,像糊了一层粘液,眼泪和汗使她的头发左一绺右一绺平贴在脑门上,头顶也乱得像个鸡窝。子彤看见了,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子彤和小君是看完一场电影后,才回到野猫井的,那时野猫井安静得只剩下河沟里流水的声音和气味了。灯打开后,子彤一眼就看见墙上悬挂着那张照片,子彤发现这时候“小君”和他的感受竟有些不同,没有观众的“小君”显得非